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九至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胡宗髙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九

宋杜大珪編

高衛王瓊決策定難顯忠基慶之碑

王珪

惟高氏始得姓於齊太公之後歷秦漢以來世固多徙而北者王之先薊門人方五代擾攘李景盜據江南數通使契丹王之皇祖寃國公者與其子適將虜命至而李景陰欲搆患中原潛使人害寃國公聲言為汴人所

殺遷其子濠梁積厚報隆乃有茲冀國冀國公知人事之變舉其族内屬占數于亳之蒙城王即冀國之中子也諱瓊字寶臣少起田里沈勇有大略太宗尹京邑聞其材武召置帳下太宗嘗燕罷禁中太祖命同升輦至講武殿出苑東門太祖親扶上馬時王與戴興王超李賦桑贊等五人皆從太宗醉不能穿馬鐙王左手控轡右手代鐙既出太祖顧謂王繼恩曰此數人者皆將帥之器也特以控鶴官帶及束帛賜之太宗即位補御馬

直指揮使遷御龍弓箭直都虞候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太原平太宗引兵自幽州還聞敵兵盛至留王夜作引龍直樂於御營遲明王度車駕已遠乃謂衆曰今敵在肘腋若力拒之尚可馳潰圍中不爾則不得脫於是衆從王轉戰至行在而六班率不至及見王數加勞存之太宗欲誅六班王曰陛下晨夕兼行令不蚤下主將之罪也今衛士皆以材勇選從下太原有功未賞盡誅之可乎帝怒遂釋擢天武軍

都指揮使西州刺史又為神衛左廂都指揮使西州團練使再幸大名為京新城内巡檢會盧多遜遣吏私通秦王邸坐失徼循降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適有亡命卒聚盜於界中伺知州臧丙出將刼庫兵以為亂王微得之即白丙選從卒數十人襲賊至榆林里賊窮保民舍王挺身登牆賊酋號青脚狼者將注矢射王王引弓一發應弦而踣盡擒其餘黨丙上其事稍遷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薊州刺史會將北伐以為樓船戰棹都

指揮使部船千艘趨雄州城易州歴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薊富二州團練使端拱元年與范廷召王超孔守正同時落權王出單州防禦使徙貝州兵馬總管不數月廷召等復進補軍職王頗怨忽忽内恩所不及駙馬都尉王承衍鎮貝州公主間入見上頗知顧王厚承衍屢慰勉之明年遂制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歸義軍節度使廷召等皆列其下王自單州不一年蒙擢至此而數為殿前都指揮使戴興所呰太宗謂興曰朕自幽

州還便欲除瓊此命蓋已遲十年矣及為并代馬步軍都總管時潘美亦為節度使同在太原舊制領軍職者班其上王以美數戰有功乃自陳願班其次而許之以保大軍節度使為鎮州行營都總管又以彰信軍節度使為太宗山陵都總管復之并代咸平中契丹內寇關氏車帳至狼山大夏口王方遣偏將王萬海等七人擇兵異道與虜确而自據要設伏以邀擊之俄楊允恭持詔至趣王出土門與石保吉傅潛合軍鎮定以拒敵會

潛擁重兵畏不出戰既得罪乃以王代潛屯冀州敵尋解去明年召還授殿前都指揮使上鞭箭陣圖真宗賜對便殿時言者以高陽之戰范廷召等所領兵頗聞有不用命者今釋不誅後何以責死力真宗以問王對曰前日聖恩已釋之今其衆分隷諸將一日聞召而欲誅之方疆埸多虞倘衆懼而變生臣竊為國家憂真宗遽曰微卿幾至誤事王因言殿前諸班捧日天武諸軍皆拱衛之兵其數目益耗真宗曰三司以邊儲不足未暇

增補也王曰臣興國雍熈中為軍廂主方是時諸指揮皆滿五百人以上若積計所闕軍食固當有餘三司㫖為不足雖以其言為然而未能遽行未幾後殿選補諸軍班王請於所絀中更選人以益之或曰上意所不欲王固欲之且典握禁兵不懼疑至則身孱乎王曰我以死許國安復以疑自顧也會馬軍都指揮使權步軍司葛霸在告管軍獨有四廂指揮使劉謙一人王既兼領二司乃言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為可任者先朝自

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以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於是施用其言景德元年契丹直抵澶州真宗北幸駐蹕於韋城大臣有勸上南巡者乃問王行幄王惕然曰且敵之大入去國遠鬬勢不可以持久況羽檄召天下兵行且至進則可以決有功今止軍不發衆情大惑誰為陛下建此者真宗曰將更議於大臣王曰天子親御六軍蒙犯霜露國之安危

事在轉漏尚何議也遂發韋城次澶州將抵浮橋左右猶躊躕未進王下馬自扶輦擁衆渡河既而請帝御北城觀兵漢軍望黄蓋皆仰呼萬歲而敵人亦大呼聲聞數十里其種酋皆駭視失色有頃勁弩伏發射契丹貴將覧死遂奉書請盟師還賜燕於行宫而李繼隆石保吉魏咸信酒酣爭功王曰天子神武一舉而折敵公等何功之與也繼隆等愧甚已而賜黄金三百兩他日衛士有白廩粟陳腐者王曰邊防戰守之兵暴露寒苦而

所食之粟與豉同色若等日既食太官月所給又先進樣於上前豈特諸軍比也有一言以動吾軍者斬於是衆莫敢有言其后王被疾久不出輒有遺陳粒於殿下者中貴人得以聞人賜精米一斛王嘆曰安有是邪遂以疾辭典軍章數上拜忠武軍節度使王素為宰相寇準所知方澶州之行勸上南巡者王欽若也準嘗叱欽若退而心甚恨三年準罷相欽若知樞密院王疾甚真宗趣駕欲臨問欽若乃言天子問疾所以寵勲臣今瓊

無破敵之功不可往帝勉為止其年十二月四日王薨
建寧里第享年七十二贈侍中有司請輟視朝一日終
以王有舊勲特輟二日官給襄事明年正月二十九日
葬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建邑里王儀狀英偉不學古
兵法而臨變中機竒畧如神典禁兵之日久頗裨佐不
足與計事特以材自任方其代傅潛提三路之兵以數
十萬出入進止其聽號令若一人敵故憚王終歲不敢
近塞下王善騎射與士卒同飲食賜予輙分其戲下家

亡所餘眞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嶄進身自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又嘗論前後與吾同在宿衛者孰最有聞諸子以其所聞者對之王曰與蔚昭敏李斌孰愈諸子曰此衆之所非也王曰吾常與此二人者言其忠貫一心無銖髪敢欺朝廷衆之所非吾是以取也王少時嘗醉卧田中父夜往見有神人擐金甲侍王之側父竊竒

而愛之父没王負父骨十餘年故其後子孫莫不以忠孝承家嘉祐八年王之曽孫女進册為皇后以故累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治平四年為皇太后遂贈至衛王王薨七十一年矣其葬也弗及請謚於有司熈寧九年天子篤竇慈之養而念王之功乃親考六家之書以安民有功曰烈折衝禦侮曰武特賜謚曰烈武又以王墓有銮之碑而文未刻乃詔臣珪述王遺休而刻之既又賜之篆曰決策定難顯忠基慶之碑嗚呼何

其盛與臣珪伏思太宗之發燕南真宗之渡澶北當是之時王智有足過人者一旦濟國家之難以休兵靖民顯名於後世顧所施豈不閎哉與夫自昔將帥搴旗斬馘之事異矣澤流子孫與宋無極殆神理之有相乎曾祖晃贈中書令祖霸贈尚書令密國公父乾贈尚書令冀國公王娶李氏追封魏國夫人繼亦李氏追封楚國夫人子長曰繼勲建雄軍節度使贈康王次曰繼忠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次曰繼和崇儀副使次曰繼倫西

頭供奉官次曰繼密內殿承制閤門祗候次曰繼宣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眉州防禦使次曰繼隆引進使陵州團練使次曰繼元東上閤門使嘉州刺史次曰繼荀右侍禁次曰繼芳供備庫使忠州刺史次曰繼顒左侍禁次曰繼豐供備庫使昌州刺史次曰繼敏內殿承制次曰繼昌西頭供奉官皆已卒女十二人孫西京左藏庫副使遵度等六十三人曾孫左班殿直士先等一百四十五人四世孫東頭供奉官公庠等七十一人來

孫右班殿直世祚等十三人銘曰

紹恢皇圖　於赫神宗　憯我常武　緊王之雄
威威緊王　出入金革　外動四夷　其武孔碩
王從北征　翼帝之輿　六龍安御　天旋日舒
建事真宗　決策於河　敵駭枝披　奉書請和
王長六師　闞如暴虎　烝徒嘽嘽　疇予敢侮
誰謂人遐　尚有遺烈　至今受祉　亦莫我遏
思齊曾孫　寶有慈極　天子仁孝　化及萬國

上方念王　幽州之功　澶州之畫　其利亡窮
迺誄王行　迺銘王勞　作碑確嵬　在浚之郊
陟彼高岡　望王之塋　千載而下　其凜如生

高康王繼勲克勤敏功鍾慶之碑

王珪

熈寧九年秋七月壬申臣珪奏事殿上皇帝曰朕奉承
聖序方以天下致養於皇太后而外家賞賜官爵未嘗
輙有所加朕每興言禁中太后數不許嘗考國史實録

見高氏之世次惟烈武王有子十四人其長康王於太
后為大父歷事三朝出征入衛有夙夜之勞王薨有年
矣而謚未告其第碑未刻其阡朕甚悼之今特賜之謚
曰穆武其為朕作康穆武王之碑庸稱所以推崇太后
祖考之意臣珪謹按王諱繼勲字紹先自冀國公去濠
適亳三世為蒙城人王生亳之谷陽少學兵法好將帥
之節雍熈三年以父任為右班殿直遷西頭供奉官王
儀狀動人太宗名問其家世擢寄班祇候再遷内殿崇

班為西京陜孟懐虢路都廵檢使時有羣盜作聚山川吏久不能捕王使勇士衷甲飾輜重誘之轘轅道中賊皆就擒由是知名咸平三年王均據益州反以崇儀副使為益州兵馬都監提舉諸州軍廵檢事招安使雷有終以卒五百人授王攻東郭二門未下引兵與賊戰彌牟寨其衆大潰追擊至嘉州界生擒賊百餘人獲偽造黄繖金塗槍而還有終益以精卒復攻二門下之賊退保子城王大建麾幟城上諸將知已拔城於是有終進

薄天長門賊更出拒戰時會莫王謂有終曰賊軍鄉罷
急擊之可有功王乃從數騎往馳賊陳身被數創血漬
甲縷馬中矢死復更馬以戰入內都知秦翰以兵來援
賊知不可拒還走入城王開圍縱之均遂夜遁翼日王
率有終撫循城中封府庫勑所部秋毫無所犯均既誅
天子賜書褒諭於是以定蜀功進崇儀使方王拔城適
有中使密傳詔曰今賊嬰城自守而久未下外暴官軍
內敝百姓顧其策安決若縱之使跳去彼烏合之衆安

能久伏林莽虜及均敗正如聖略所出居亡何賊黨楊承海謝才晟復收餘衆保岩谷中數招貸之不出又以為綿漢劒門路都巡檢使王乃募里中惡少年輙伺知賊動靜一日徒步領輕兵馳歷阻險徑賊所匿處賊不謂王之至此也方解衣自如莫知計所出王手格殺數人餘麾衆盡縛之蜀為之無盜王在蜀有威名號神將徙峽路兵馬鈐轄還朝陳用兵出入奇正之要真宗以為能改洛苑使并代路鈐轄景德元年契丹犯河北分

兵犯河東王至岢嵐軍遇敵五萬衆陳於草城川王與知軍賈宗登山上裴回望敵軍謂宗曰敵雖衆而鼓譟不成列將無人也我領騎兵三千雖不足與戰候敵南去當臨隘出奇以要擊之彼前不得戰退不得還子可悉衆左右乘之必大亂已而王果得所欲追殺至寒光嶺斬首及自相騰轢以死者萬餘人焚車帳獲馬牛槖駝器械蓋數萬計天子復賜書褒諭遷弓箭庫使滎州刺史是歲朝廷與契丹約和烈武王大有功於澶淵明

年為麟符路鈐轄河外環列亭障而宿兵多轉饟給軍為虜所鈔王移軍巴特瑪川以斷敵閫而軍食滋不乏會契丹新遣使朝京師以知瀛州王雖以武功進而天資達於政事始至州凡所設施嚴而不煩老吏縮手不敢肆屬歲大飢穀價翔起即召諸里富人謂曰今半境之人將轉而入之溝壑若等家固多積粟能發而濟振之若將濟州將之命於是皆爭出粟王亦以其直予之蒙活者萬餘人明年歲物豐美有甘棠連理者四本郡

人相與詣闕上其圖誦王德政求刻石王奏止之歷内藏庫使宮苑使奉使契丹其國人見王為人英偉且知故烈武王之子莫不加憚之至不敢仰視還知定州徙延州冀州又徙貝州乾興元年復知瀛州徙雄州是歲契丹坐冬燕京大縱獵涿易之野忽候騎報敵將大入緣邊皆飭為備王獨示之以無事徐曰敵歲賴漢金繒當内計利害無敢輕出兵已而果渤海之畔敵者羣剽兩界中傳言相驚恐王因戒邊吏毋得輒往捕第驅之

令遠去故終王所臨塞下無生事又歷東西上閤門使
昭隴二州團練使遂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連州
防禦使又知瀛州於是吏民無幼艾皆鼓舞王之旌下
曰不意三見我公之臨也徙渭州在渭三年客有獻計
者曰河南之人思漢久以王之善用兵千載之功可就
也王曰我特守方隅幸而亡犬吠之警乃敢為邊生患
耶輒謝遣之更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拜步軍都指揮
使邕州觀察使入宿衛踰年願復守邊為鎮定路馬步

軍都總管威武軍節度觀察使入天聖十年制授馬軍副都指揮使保順軍節度使明年移節昭信軍為章獻明肅太后山陵章懿太后園陵都總管又明年以老上章乞骸骨不許他日召見便殿給一子扶俾勿拜自陳少起兵間未嘗以身自愛今年老被病敢苟生以顧祿乎願陛下哀憐之於是聽罷典軍以建雄軍節度使知滑州王雖老猶遇事精明方河怒嚙堤王一夕坐堤上調揵薪興築而河怒為止滑人每過其隄而思之王年

七十六是歲景祐三年以七月二十七日薨州之正寢仁宗惆悼之為輟視朝一日贈太尉馳使護喪西還其年十月二日葬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建邑之原王忠謹有知略臨機不輕發尤善御軍得士卒死力故以少擊衆未嘗不有功其治民期盡人情之曲折而略於用刑今猶愛思之初典禁兵捧制書泣下謂諸子曰爾祖有大功朝廷典此職幾二十年未始有過失我何功之有爾曹念所以報國唯有忠孝一節爾家故宗族蕃王

則推心愛睦之其賙宦婚喪祭無不及曾祖霸贈尚書令密國公祖乾贈尚書令冀國公父瓊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王烈武其謚也母李氏魏國夫人元配康氏唐國夫人繼室郭氏陳國夫人王氏周國夫人子男六人長遵度故西京左藏庫副使次遵範故右侍禁閤門祗候次遵甫故北作坊副使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武功郡王皇太后之父也次遵約故文思副使次遵憲故供備庫副使次遵揖故左班殿直女三人孫右班

殿直士先等十六人曾孫右侍禁公景等二十四人四世孫右班殿直世祚等六人臣珪既述王碑而工未就乃八月庚戌皇太后勑中使趣其文蚤上且聞天子有詔賜碑名曰克勤敏功鍾慶之碑臣珪曰髙氏之興自烈武王有幽潭之功至王西定蜀北戰寒光嶺為國捍患亦未嘗妄殺惟隂施之及人者深故天發有來右我聖后保翼天子以母臨天下則其所以追念王之前勞而襃大之豈與夫兩京外家恩澤富貴之儗哉王之子

孫維孝維忠蟬聯蔓衍而不可窮今之為世家言者髙氏盛矣銘曰

蒙城之髙　世則崛起　銜訓自王　奮豈不偉
嫓蜀發胡　禾黍被野　四方既平　澤及牛馬
豹尾神旗　以長六軍　歴臨八州　有惠在民
豈無虎臣　為國爪牙　嶷嶷維王　能世其家
王發多祥　聿及神保　神罔不懐　使王壽考
誕鍾聖孫　以母天下　思媚周姜　京室以化

后未勝衣　顧王猶在　身履至尊　終念王愛
帝親母家　一門三王　子孫祁祁　申錫無疆
誰言恩腴　莫匪外戚　人孰望王　世載乃績
述宣王碑　天子有命　萬祀猶新　用宏兹慶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

宋杜大珪編

韓獻肅公絳忠弼之碑

李清臣

元祐三年三月贈太傅韓獻肅公之柩至京師厝於潁昌長社縣嘉禾鄉先兆之次六月十九日甲午葬靈井村既事將勒石隧道有詔資政殿學士李清臣其撰次獻肅公絳事而賜額以為忠弼之碑臣觀於書詩昔之賢臣苟有以忠服國事蓋弗恤厥家在商有若伊尹曁

陟在周有若召公奭暨虎後人思念詠歌於報亦罔不篤惟獻肅公嗣世德有烈在天下或墜厥實昧弗著見載筆之士是忱有責矧孝子孝孫懐大戚今獻肅公既中書舍人敘狀其事太常考功御史與在廷之臣謚其行右僕射純仁以誌銘昭其幽堂是於忠弼大尉顯詔又以屬陋臣惟獻肅公昔不以不肖視陋臣是敢重受命推原帝意丕揚公之忠用乆於天下公字子華曾祖諱處均祖諱保樞真定靈壽人考諱億參知仁宗朝政

事謚忠憲及公與仲季相繼大用繇是三世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曾祖追封周國公祖陳國考冀國曾祖妣李氏祖妣郭氏周氏妣蒲氏王氏各封太夫人於夫之國忠憲公始葬陳公於長社遂築第頴昌以便歲時奉帚薦豆合其屬以居公又以德義勸教子孫孝友儒學吏能士大夫皆稱韓氏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評事試進士唱名第三文章驚動一時以太子中允通判陳州忠憲公憂除召擢太常丞直集賢院同知

太常禮院言神主在太室而將祀習儀朝廷不敬自是
徙就尚書省遷開封府推官醫家子冷清自謂母娘宫
中生民間欲以惑衆既就獄止羈置蔡州公奏請乃敢
大造誣詐宜棄都市仁宗問所以然公復詳言其狀清
遂伏誅改戶部判官南方饑體量安撫江南所寛減財
力振捄全活十數事創為五則以均衙前役斥陂湖利
奪其錮者予貧民罷信州民運鹽趣發運司以時輸送
宣州守姦賄不法收以付獄州人懽賀使還稱旨擢右

正言時大臣左右朝政務循故事公入對曰陛下宜用
神斷他日納疏言陛下春秋高願早建太子仁宗曰卿
忠論及此然幾事也毋著文墨公懷疏以歸焚於室故
在仁宗英宗朝雖所親亦莫知公嘗論此者入内都知
王守忠判内省事公謂不可假此名罷之道士趙清貺
出入宰相家以賄敗開封府杖之死於道民間讙言為
宰相滅口公請究治宰相與所指者皆謫去未久稍遷
公復固爭奏寢弗下公遂屏處自劾上遣使慰勞起之

轉禮部員外郎罷諫職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同修起居注試知制誥押班武繼隆遷官公封還詞頭陳其罪出繼隆為鄆州鈐轄久之求補外遷吏部員外郎以職知河陽辭遷官不拜數月召判吏部流內銓李仲昌塞六塔河不成瀕河諸郡大水出為河北安撫使時宰相佑仲昌莫敢斥其罪公獨劾奏仲昌首事敗河費國墊民竄嶺南方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為河北都轉運使親嫌徙知瀛州從官列奏公宜在朝廷留

知諫院自以言數不用不敢汙言職辭改知審官院宣

祖神御溫成后園皆寓奉先寺仁宗將幸奉先或謂因

欲臨后園公預以所聞諫旦日飭駕使諭公曰朕欲酌

神御非詣后園也權同知貢舉召拜翰林學士兼羣牧

使仁宗遣使祈嗣茅山公當草祝辭因言祈嗣顧禱祠

何益夫女御閉於深宮者衆宮人養子絕人之世者多

非所以順天地致螽斯之福於上也書奏御仁宗即日

出宮人數百且令裁定宮人養子令歷吏部員外郎右

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近臣守真定已去從官𦗳章請貰其罪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援救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宦人或納請降度牒紫方袍者公具以聞上亟逐典掌劉氏等公在臺論大臣縁私請薦舉人不稱者罷十數凡朝讌在列無敢有讙譁徙倚不端者張孜母乳悼獻太子孜以襁負從宫中其後壯長寖貴領親軍以掛嫌議出為外官至是復召還公奏彈宰相引嫌人典宿衛及數言時政闕失中書故寢不報章未下公自

陳論塞觖職事不敢復造臺諫官指趣或與公異乃詆
公為擅去官守罷知蔡州數月加翰林侍讀學士知慶
州熟羌寇矩族刼獄囚殺追呼吏據堡不用命公發兵
夷寇矩族朝廷驚問舉兵狀未報聞賊平壯公策決賜
詔嘉奬自此熟羌不敢輙叛嘉祐八年正月進端明殿
學士知成都府出貸倉穀循瘞醫藥葬客死士與貧不
能瘞禁邊州伐木夷界以弭兵爭閉絶蠶崖關使夷人
貿賣来往亡内覘初張尚書詠給券糶鹽米惠貧戶歲

久皆轉入富人公廢舊券別以券予貧民因奏凡三歲視貧富輙改易券故内侍使蜀給酒場吏主貿賣聽使掊取以資費公奏請加禁約英宗使内侍省嚴著令每行必申飭焉遷給事中改尚書禮部侍郎以羣牧使名未至加戸部權知開封府視事未幾權三司使乃奏均兩川職分田差劇易為厚薄罷合同憑由司凡宫費悉關三司中旨横恩一切固執弗下公即奏小人不足徇即有飛語願覈實英宗曰朕在藩邸頗聞有司以國事

為人情卿所守固善其毋憚譊京師大雨水天子繕治供帳皆辦真拜使作永厚陵裁浮費甚衆神宗拜公樞密副使樞密府選用西班升朝官吏挾勢重有低昂人莫敢以勞者自直公奏置審官西院釐正選用法付之禁兵歳減汰數或十耗五六而將校營壘猶如故建請併省以實軍費兼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改叅知政事熙寧二年九月夏羌大入慶州境圍七寨殺略數千邊將高敏戰死榆林以公為陜西宣撫使賜空名宣告即軍

中賞功詔許除補所部官自受命至陛辭三日而行賜金繒及織文袍纔至邊悉分予將吏公初行環慶勞饗蕃漢士傷痍者賜帛裹瘡治兵鄜延使偏將种諤出青澗城趨銀州界破撫寧開光諸帳屯守婁公欲自髙奴通道河東詔兼河東宣撫使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公遣將出麟府兵徑虜中凡九日會婁下又破賊馬戶川斬馘數千獲繡旗木符領盧印公初至邊裂諸路兵置七將間其無備亟出擣之至是

深入破敵者十七戰皆捷招降數萬人居以曠土方築據奪其要害而慶將失撫御兵有叛亡者時内外多與公異意爭歸咎宣撫司邊事揺矣公一不辨以身任其責罷相知鄧州其後既KK兵羌人亦卷廬帳驅畜産遁去客食河外饑死者衆數年終不能復而使大酋數叩保安軍求通使並塞皆空無敵火上於是知公為有功明堂禮成進觀文殿學士公乃奏臣嘗私誓年六十歸奉先臣丘墓今落罪籍乃敢言願如臣所誓章十上神

宗遣使五返敦諭切至除知許州使近田里公乃不敢辭閲歲加大學士徙知大名府且使過闕入朝諭之曰西邊之寧卿之力也告辭坐前因奏有司奉行詔令不稱旨頗為苛急以疲吏民願寛期會簡節目神宗可之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既在任請置局中書鉤考財用以制出入之節已而與同列弗合時三司使發市易官罪而同列佑之欲弗責方創賈人免行錢孫尚書永議有異而同列欲論永罔上故不實上

書人鄭俠絞切下獄而執政馮公京嘗賙俠同列欲以
黨俠為重坐公辨帝前謂不得直數罷上為逐市易官
稍寛二臣者而他相至欲復留故賈人劉佐任市易公
固言不可論上前未決公再拜曰臣言不用辱相位請
從此辭上愕曰兹小事何爾耶公奏曰小事弗伸况大
事乎上為罷佐遣使持手扎諭公使就位公乃起後數
月固稱疾乃拜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徙知
太原府授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以年七十告老不許

復知潁昌府辭以為西太一宮使請納節上諭以使相領宮使有近比辭不已遂許妝建雄軍節度拜金紫光禄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為宮使召陪祠南郊還舊節知河南府夏伊洛大漲漂城中拯護墊溺給其食處以官舍訛言驚衆者刑黥之募工料材完倉庫營壘直平而工作利築堤障城東南明年水復至與堤平人賴以免頌其功刻於石會行保馬法主者促期增數保户迫蹙馬價暴貴公為修奏止之如初令裕陵役興公選才者

分責以事凡所應辦皆前期為區處陵成而下不擾今
上登極恩改鎮江軍節度封康國公自神宗更定官制
以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北京留守賜覲見公數陳
避詔勉行倚以鎮撫河北公不得請就道都水使者欲
鑿渠郭南引大河東趨金堤調工費甚急公上言故道
在澶淵而傍府横引河功必不就徒耗財力駭恐䰟人
使流徙非計也三奏遂罷役後復條列故道便利上之
既而公屢請老上遣使勞撫不從公請不已除集禧觀

使又請凡十餘上上知不可奪乃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還京師既而許還潁昌敕有司供具入辭賜對給一子扶掖命宰臣宴餞都亭驛公以久雪上方憂勞辭宴未行感疾太醫診治元祐三年九月三日薨於寢享年七十七兩宫臨奠數厚賜天子成服苑中輟視朝兩日公自少氣節嶷然聞其言見其貌皆知其必位將相剛正渾厚而於交親仁以盡至朝廷事不可屈撓以私據理道論是非不辨正不已推賢引能急於家事以誠待

人無所疑而知人常不誤司馬温公方與執政忤而公言温公代已為樞密副使至於宰相又薦之神宗亦可之曰卿度光來乎朕當亟召力引吳正憲公忠諒可任大事宣撫陝西首薦今左右丞相為判官常舉布衣王安國能辭章程顥有經行士大夫出其門多知名天下初進士科擢速公言偶程文占上選未見才實勞最蹤衆人指期為卿輔殆亡所謂自是始議間年一貢士而殺其恩嘉祐中與陳秀公議茶法官不失常課刑辟歲

省數千人又言差役病民最甚宜畀上農及官户單丁女户簿率錢募衙前吏凡不可募者存鄉户則上户免服役而游手之民得以應募有業矣英宗未果行至熙寧初申講前議及温公建言一用差法詔訪利害公曰臣初議謂衙前可募其後乃并及他役所募既廣遂率錢及下户且多取羨數以今所宜第除羨數免下户錢惠澤周矣因條六事與温公議公皆參取焉公前此於温公疎外中援其賢及議朝廷事自守不奪所見乃如

此又建言官制錯謬如近臣乃兼判中書門下省細務多闕決二府恩大政祖宗方耘耡天下襲唐季未及更宜早論定其後神宗改官制約用六典多如公所陳者將殁尤上書懇惻言天下事所臨六州皆生立祠聞訃有巷哭者公撫養孤貧雖旁宗疎屬皆仰嫁娶衣食賙門生故吏之不能自存者俸禄無所餘娶范魯公質之曾孫女先公而亡追封韓國夫人子宗師今為朝散大夫女適進士范紳早卒以恩追封仙居縣君孫男二人

瑜承事郎璧假承事郎有文集八十卷奏議四十五卷内外制宣撫經制録治平會録總二十二卷藏於家嗚呼如公斯可謂大臣矣銘曰

韓出姬姓　同源異譜　支裔綿延　高曽北土
及陳公喪　始南葬許　烈考忠憲　仁宗作輔
美成之宫　肖像左廡　公於四朝　忠孝文武
内長臣工　外奮師旅　為民作防　為國除蠹
他人之為　芬葩綺組　公一乃心　忠信是與

匪家惟邦　匪身惟主　公於夸强　弗僂弗俯
公於奇窮　弗震弗侮　義懟公違　義合公處
正邪睽乖　其猶寒暑　卒遂其守　以戴堯禹
凡公德功　辨莫能數　刻銘斯碑　詒示來古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一　　宋杜大珪編

全卷原闕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二　　宋杜大珪編

吳武安公功績記　　明庭傑

庭傑與顯謨馮康國元通大學同舍最久前此元通自東南還蜀庭傑偶相際集盤礴浹旬出聖上親筆付元通詔吳侯云朕以卿提大軍獨當一面道路遼逺奏報難盡曲折昨遣范直方至卿所計議終恐迹疎不能詳悉馮康國每在朕前屢陳卿忠義體國卿

亦素知康國之為人因其之官遣與卿相見應闗陜事宜規畫措置財用匱乏量度節省及講究屯田以便糴買之類已丁寧康國與卿面議想卿必能體朕至意每有所處可一一開具奏來付吳玠庭傑伏讀再四方知聖天子灼見元通吳侯果相知之深也通者元通抵少城摠茶馬吳侯已薨元通邀予相聚累日語及吳侯云亡因出其在宣司日記吳侯功績甚詳令庭傑為之記謹拜手而書

曰吴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隴干曾祖謙太子太保祖遂太子太傅父扆少保三世皆以義烈聞侯少沈毅尚氣節長於騎射曉兵法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緣屢戰立功補進義副尉權隊將討浙西賊方臘破其衆擒酋長一人又破河北賊累功轉忠訓郎權涇原第十一正將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餘騎突擊追北斬首百四十有六轉秉義郎擢本路第十二副

將建炎三年金人内侵已三載矣春渡河出大慶關洛索殘長安鼓行而西跨鳳翔汧隴不浹旬降秦州垂頭熙河隴右大震熙帥張深遣偏將軍劉惟輔揔鋭兵三千禦敵金人前軍逾鞏州惟輔留軍熟羊城以精騎千八百人夜逾新店敵恃勝不虞黎明軍墮伏中惟輔舞矟刺其帥黑風大王洞胷僵馬足下羅索失勢遁走深更遣隴右都護張嚴以兵繼進嚴趨鳳翔戰五馬坡下兵敗死之惟

輔自鳳翔石鼻寨遁歸熙州經制司統領劉彥希棄鳳翔歸曲端端斬以徇端與侯大兵屯北原堅壁不動金人謀趨涇州端拒守麻務鎮遣侯以前軍禦敵侯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轉武義郎涇原路兵馬都監知懷德軍冬以本道兵復華州城破命將士無殺掠民皆安堵轉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不軌侯進兵夜襲其城出戰斬其首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熙河路

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羅索以衆數
萬攻麻亭侯逆戰於彭店士殊死鬬殺傷過當而
曲端劾侯違節制降武顯大夫論者不直未幾復
故官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兼權知永
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司公事進復長安轉右武大
夫忠州防禦使先是侯與曲端起兵涇原招流民
潰卒捍禦金兵所過人供粮秸道不拾遺猛士如
林甲兵蔽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未嘗敗

衂敵稍北退守河東不敢逾河飲馬時朝廷遣樞密張和公董師川陜許以便宜不從中覆樞密移檄諸路將臣與敵大戰名端與侯問籌策端云平原易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皆習戰須教士十年然後可以大舉侯云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敵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嵯峨之險占關輔之勢彼雖强悍不能據我尺寸地宣幕僚佐一以為迂緩一以為怯懦置其言而不用棄其

人而弗親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

侯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徙據

高阜制敵馬衝突諸將皆謂不然云我師數倍又前臨

葦澤非鐵騎所宜都不聽既而敵驟至囊土逾澤以薄

吾營王師大潰五路悉陷巴蜀大震侯獨整衆保散關

之東曰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侯宜進屯漢

中以守巴蜀侯曰敵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

瞰雍甸彼懼吾襲其虚躡其後保蜀良策也越明年改

元紹興春三月金國皇姪摩哩郎君率鋭兵犯原上期必取而後進侯擊敗之真拜忠州防禦使夏五月摩哩及呼紐郎君馬五太師耿太師復會列將烏嚕貝勒使二將由階成出大散關先至侯與戰三日連勝而没立方攻箭筈關侯遣麾下擊退不使與二將合分兵掩襲兩皆潰去轉明州觀察使誥詞云朕以經理二陜付之樞臣奉將天威式遏亂畧非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相與戮力盡忠内撫外禦則戡定之期未可歲月冀膺

功來奏懋賞是宜忠州防禦使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吳玠材氣不羣忠勇自奮策足功名之會騰聲關隴之間比者擢帥涇原盡護諸將岐下之戰尤為雋功獲其酋豪醜類折北是用酬其多捷陟以廉軍夫雄職美官朕所以待功能之士也益奮爾烈朕無愛焉可特授前件官未幾丁母劉氏嘉國夫人憂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誥詞云孝移於忠者聖人之格言國爾忘家者人臣之彞憲而況分閫外之寄統諸路之

師淬勵以須枕戈待旦其可以親喪廢乎觀察使吳玠比以功伐寖階顯榮却敵有沈果之機馭軍適威愛之濟戰多由率懋賞既行遽深風木之悲方治金革之事矧臨敵忌於易將而軍制庸於舊情其安厥常無曠爾職苟能揚名於世以顯父母則忠孝之道兩得矣爾其勉哉可特授陝西諸路都統制金兵自破契丹以來狃於常勝至是與侯戰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其元帥四太子會諸道兵及正甲女真數萬人造浮梁跨渭水自

寶鷄連三十里疊石為城與侯拒戰侯指授諸將選勁弓强弩期以必死番休迭射敵稍却則以奇兵乘險據隘横攻夾擊如是三日度其必困且走侯遣麾下伏神坌峪待其歸敵果遁走伏發敵潰俘其都將揚阿克貝勒及酋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甲數萬計乘夜併兵刼敵大寨四太子全軍陷没勦殺殆盡幾獲四太子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差中使任充齎詔就賜云兵勢無前用兼必勝之將王

靈克布允緊敵愾之威眷我虎臣時獻戎捷受畫護諸將之任當兼揔兩帥之雄控臨要衝遏制侵軼永念雍州之域久罹荐食之蝥屬敵勢之方張勵兵鋒而益倍陰設奇伏躬率啓行俘當户之衆酋殄引弓之羣醜威聲遐暢凱奏上聞班勞策勲敢後疇庸之典建牙擁節益隆制閫之權肆衍户租仍加真食並頒徽數式示眷懐於戲迪果毅於戎昭盍申威於武備乘戰勝之勇氣用恢復於故疆佇卒爪牙之功行賜山河之誓勉恭乃

事圖報異恩可特授鎮西軍節度使陜西諸路都統制
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食實封二百戸紹興二年
兼宣撫使司都統制節度興文龍州賊久窺蜀必欲以
奇取之皇弟薩里罕與四太子懲前日之敗不敢窺和
尚原紹興三年春裒其兵三十萬又盡發諸路簽軍聲
言東歸太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俁亟
率麾下騎兵倍道疾馳晝夜數百里急調兵利閬徑趨
金洋先以黄柑數百枚犒賊帥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

今日決戰各忠所事薩里罕以杖擊地大驚曰吴侯爾來何速耶不敢遽進盤桓累日侯得以其暇治饒風嶺寨栅方據要險而敵已麾中軍急上遂大戰饒風嶺上凡六晝夜敵皆敗屻薩里罕大怒斬其千户貝勒十數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踰蟬溪嶺出官軍後斷侯歸路侯按兵乘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危矣侯曰敵掃地而來去國遠鬬而死傷大半吾以全軍扼其吭蜀可無憂侯遂為清野之謀分屯諸將示以擣虛之勢敵便旋中

梁山泆月一夕潛遁踰里罕歸乃服侯善用兵勢不能破則密遣通書百端間誘言金國威德之盛知勇之奇甲兵之强公宜相時而動侯復書云玠謹白金國都統足下遠蒙示書具審雅懐士各有主不容緘嘿彼已之情不通空自猜貳無復平定時也輙攄寫悃愊用答雅貺惟足下諒之夫中外異域君臣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觀傳記數千百年以來凡竊名號與夫叛臣賊子稱兵犯上率不旋踵夷滅無

遺類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我
太祖皇帝挺生五季遭時昏亂堅守臣節委質柴氏仗
順討逆功塞宇宙屬世宗棄代歷數有歸百萬之衆懽
呼擁戴不得已而君之不殺一士不墮一城此與堯舜
何異哉深仁厚德布濩涵養行三百年民至老死不識
干戈上下狃習武備不修士器不備盜賊乘之郡縣瓦
解至今五六年而未定此蓋太平日久持盈守成失其
道也而謂金國威德之盛甲兵之强能至是乎且金國

行師戰勝得志亦有由也陷城破邑縱士剽掠恣其所取卒徒貪得鼓勇爭奮勝則勝矣而殺傷殘賊變動和氣亦已甚矣以此用士利盡則士不可使以此決戰財殫則戰不可必足下視今之天下何如遭焚燒者十不存一二耕農失業商賈流亡餓死者相枕藉所謂財利何有哉竊憂足下之士自是不可以使足下之戰自是不可以必足下亦可以少休哉乃復聚青徐之壤掖扶斗筲之子俾半擁虛器彼劉豫者嘗北面本朝備位臺

察負上皇拔擢之恩臨難畏懦不能以死報國而乘便抵間僥倖非望三尺童子皆知鄙棄而唾罵之其尚何顏面以視聽於天地之間望天下歸之耶然金國既剪我宗社又挑豫賊以臣反君顧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金國盡掃除之矣而欲以靖亂不知適所以召亂也主上聰明孝友慈仁恭儉聞於天下始奉使金國不能留暨京師變故適從兵藩闔謳歌攸屬嗣位應天實太祖興王之地天意昭昭可見矣維揚之役大兵奄至倉皇無

備中外失色然大駕南下横衝風濤幾數千里如行衽席厮役之卒無一不備而金國之士流離沈溺者過半此足以見天之不棄趙氏卒欲安全之也今乾象清明星緯順行隆冬届寒日星温晏陽盛陰剥此中國之福民心日以固士氣日以振太平可指日而俟以金國之衆自稱多材豈無深明天道而不知審擇取舍安定天下尚為前之紛紛果何為耶往者契丹與中國約為兄弟驛馹相要天日是誓价使往來絡繹於道兩朝赤子

實便安之而我内邪人之謀忽棄載書墜失大信故上
天薄罰降此菑戾然核其禍端窮其亂源鼓作交鬬金
國與有力焉今聞契丹仇怨金國深入骨髓渤海奚霫
從而和之將會召豪英糾集族類借援中朝南北通歡
復循舊盟并力合勢以逞憾於金國金國之兵暴露戰
鬬淹閱歲時力疲氣衰腹背受敵足下能保必勝乎闇
機會殞威名隳成功蔓後患貽天下萬世口舌之士詆
薄姍笑金國獨何取也玠世為宋臣食趙氏之禄孕子

育孫於中原之地儻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乃辱貽說使相時而動足下度玠豈苟得忘恥見利忘義者耶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為足下惜之春律方初萬彙熙泰遡去墳墓羈遊萬里之遠軍中倥傯頗復樂否更冀加謹眠食養以新春和平之福玠白薩里罕得書大不平日與諸將熟議攻玠朝廷加侯檢校少保充利州階成鳳制置使紹興四年春二月賊復大入薩里罕四太子蓄忿日久糾合兵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決

意取蜀自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為招撫使召諸路簽軍列屯寶鷄綿亘數百里進攻鐵山鑿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上立大柵下瞰侯營循嶺東下直攻侯軍侯自以萬人當其前侯弟總管吴璘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其兄四太子聞之與皇弟郎君分領萬户酋長擁兵急攻又往攻殺金平野柴對壘劉連珠硬砦數十座又來侯營前立砲數十座擊我營侯令營中併發神臂弓飛大砲斃敵無數統制官

田晟揔兵深入追敵敵又發生兵萬餘擊營左侯分兵力戰却之敵不住又添生兵擁洞子雲梯直前搭城身侯兵向前用砲打洞子碎用撞竿撞雲梯倒敵怒縛虛棚戰樓别遣大貝勒擁銳卒萬餘一發乘城侯令統制官楊政領長槍陌刀手深入刺打隔斷敵又遣二貝勒揔正甲金人二萬夾攻栅兩肋吴璘左右遮護血戰殺敵皆引去薩里罕駐馬四顧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併力只攻侯營充方一樓子自寅至午危甚姚

仲馬統領只在樓上酣鬬樓已傾側仲以絹為繩拽使復正敵以火焚樓柱仲以酒壺擊滅火敵布神臂弓東嶺下侯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射敵去即遣王萬年劉鈐轄濬水王武宣贊分紫白旗入敵敵奔潰抵夜侯別遣五將分更劫寨晝夜數十合金人困憊死傷以萬計即斂兵宵遁殺死千户萬户甲軍萬餘得傍牌衮槍金鼓旗幟數千件左軍統制張彥夜劫敵横川砦斬首千級生擒將領二十人侯又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

池扼賊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千級得馬旗幟無數俟悉兵尾襲直過和尚原去上聞之嘉嘆賜以親札云史謂趙充國沈勇有大畧其用兵以全師保勝為策乃漢中興良將也朕嘗思其人以濟大業及見宣撫司奏金人擁大兵而來有吞噬四川之心卿能保關克敵挫彼虎狼之鋭而壯朕興復之威非謀以濟勇能若是耶朕之所思今乃見之但恨阻遠不得撫卿背而慰朕心也更在不驕其志益厲軍情則所謂濟朕莫大之業者非

卿而誰已降親筆除卿宣撫使及綫以朕所御戰袍器甲等物賜卿想已必達今朝廷見議賞典先飛此數字聊寫朕懷金人久不得志則還據鳳翔授甲屯田為久留計自是不敢輕動俟以熈河經略司閾師古自洮泯領選鋒統制李進前軍統制王師古後軍統制戴越打粮河州襲大潭縣掩骨谷鎮敵慕洧拔寨去師古由殺馬谷攻焦山務焚田家村園子谷深入敵境至石要嶺忽遇金敵大兵一戰敗績師古旋師大潭内懐慚懼悉

還兵宣司隻身往降金侯愛此軍忠義無一人一騎從師古叛者撫存勞徠捐其家財厚資給之兩軍既合中外一心失一匹夫於師古得萬貔貅於行陣侯由此兵精甚四月徙鎮定國除川陝宣撫副使秋七月朝廷録仙人關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侯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保平靜難軍侯與金兵對壘交戰踰十年熟其軍壘曲折知其部領堅脆常以一當百惟患遠餉勞民屢汰冗員官節

浮費歲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
廢堰廣漑民田復業數萬朝廷嘉之璽書褒賞七年冬
敵廢劉豫召諸道兵聲言入蜀侯獨謂不然策其將去
已而果然和議成上以侯功高賜親札進開府儀同三
司四川宣撫使而侯已病自以賞過功固辭優詔不許
九年春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天子惻然憂之命成都
守胡世將訪蜀善醫者治其疾又馳國醫往視未至而
侯以六月己巳薨於軍享年四十七己亥遺表聞上震

悼輟視朝特贈少師九月丙申其弟璘奉喪葬於德順軍水洛城十一月戊申上念功不已賜錢三十萬擢璘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慰恤其家侯能撫士卒同其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不一貸故人人効死如建炎二年曲端屯麻務鎮督戰侯遣列校三百七十餘人於大谷比較嶺迎戰矢石未交望風奔潰伏匿山谷四年侯招兵秦鳳前三百七十餘人出赴招安侯問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三百七十人悉斬於遠亭下

去秦州十里士卒股慄自是出戰人皆効死至第功賞則斷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觀史傳有可師者必書之坐右日誦七書其用兵本孫吴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貴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略無少吝其殁也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三子拱右武郎扶撝皆為文官承奉郎以經史自娱庭傑嘗試論之曰漢皇甫規張奐皆生長山西應賢良中高選規以詩易傳授門弟子三百餘人奐著尚書難疑三十餘萬言以垂世設

教二公尚棄文就武俱任度遼將軍破强敵以千萬計
覲規自布衣時以西羌深入上書願假近邊無用坐食
之兵五千使規為將上可以除患下可以納降奂每言
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誅滅强敵嘻此皆前輩豪俊語
邇者天子知元通與吴侯相知之深想吴侯諸子必皆
稔聞令元通功高言重若他日會晤吴侯家二朝奉當
語之曰山西出將二公家世邊人將門出將二公奕世
將種大丈夫當用長槍大劒定天下安用從文官學羙

筆墨耶元通曰然俊民論議極有補於世當併為我書

於吴侯傳末云宣撫司薦士明庭傑記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二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三　宋杜大珪編

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勲之碑

趙雄

上纘祚之十五年威行德孚丕冐海隅出日罔不畏服罔不願為臣妾上益勵精行健冀大有為聞鼓鼙而思勲臣於旰夕不忘乃二月甲午制曰韓世忠慼會風雲功冠諸將可特賜謚忠武蓋太師韓蘄王之薨之葬至

是已二十有六年而褒崇益光遂與漢丞相亮唐汾陽王子儀同謚宸奎内出不由有司中外偉之時王子彦古方居蘄國夫人憂聞詔感泣繼血即拜疏謝又拜疏請曰草土臣彦古謹昧死言臣之先臣世忠發身戎行逮事徽宗欽宗皆著顯效暨委質太上皇帝自大元帥霸府洪濟於中興始終實備大任仰憑宗社威靈與太上皇帝廟謨神筭摧刓敵如拉朽芟劉盜如刈菅大戰數十小戰數百豐功盛烈光照古今不幸早棄明時亦

既積年陛下憫念勲勞固嘗爵以真王錫之美謚獨墓道之石無名與文惟陛下哀矜究此光寵豈獨諸孤顯耀抑先臣有知猶當效結草之忠天子曰嗚呼惟乃父世忠自建炎中興實資佐命式定王國時惟元勲予其可忘乃親御翰墨大書曰中興佐命定國元勲之碑翌日朝諸將於凌虛閣特詔彦古戎服入見面賜御書俾冠於碑首顧謂諸將曰世忠有大功於帝室今彦古亦克有志世其家予惟寵嘉之是用錫此豐碑諸卿勉哉

諸將感激奮躍益知國家之不負臣下也忠孝之不可以不盡也功名之不可以不力也皆趨下再拜彦古亦再拜泣而出既又詔禮部尚書臣雄曰汝其銘世忠之碑臣雄以謂聖主褒崇元臣兹事體大顧末學弗稱且祖諱與王名謚適同尋上書懇辭上遽批出畧曰君前臣名臨文不諱不許辭免臣雄於是惶恐奉詔謹拜手稽首上故太師蘄忠武王遺事曰王諱世忠字良臣姓韓氏韓氏本古列國後為秦所併子孫自韓原渡河散

居延安以國為姓故王世為延安人曾祖諱則居鄉以義俠聞家故饒財賑貧藥病多所全活既没有異人指其所葬地曰代代當生公侯後以王貴贈太師楚國公曾祖妣郝氏吳國夫人祖諱廣考諱慶皆贈太師秦陳二國公祖妣高氏妣賀氏冀楚二國夫人楚國生五丈夫子王其季也始娠之夕有光芒出屋間鄉鄰以為火各具綆缶馳救至則聞王生皆異焉就襁褓輒流瞬瞬則目光如電楚國洊驚而心奇之少長風骨偉岸尚氣

節能屈西邊諸豪里中惡少年皆俛首不敢出氣則爭為之服役或負責不償者王輙為償負者後聞亟持所償愧謝里俗為之一變有寃抑不以謁郡縣而謁諸王咸得其平由是名聞闗陜嘗過米脂寨姻家會飲日已夕而闗閉王怒以臂拉門闗鍵應手而斷旦視之其木蓋兩拱餘闗吏駭服年未冠以敢勇應募鄉州挽強弓一百斤嘗乘悍馬手舞鐵槊奔馳二郎山峭壁間觀者膽裂同列無一人敢繼者軍府校藝獨用鐵胎弓所向

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絶人類此時崇寧四年也屬四方多事王每聞邊遽至輒上馬或不俟鞍而奮喜與交遊痛飲資用匱有無或不持一錢相從謁酒肆貰酒期於戰獲斃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皆饒給銀州之役將從党萬以行父母素鍾愛不許王固請於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宜齪齪自守陳公竒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主將擲首陴外三軍乘之大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次蒿平嶺王

與党萬悉精銳鏖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間道擣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鬬賊少卻王為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俘者為誰曰十軍監軍駙馬郎君烏葉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大潰由是西邊益服王威名經略司圖上其事且乞優賞會童貫專制邊事疑敢勇皆勢家子有所增飾止許補一資衆諱不平而王恬不芥蔕當時識者知王器量宏遠矣從劉延慶築天降山寨敵據有之延慶令王守北門王夜縋城

而上斬二級割護城氈以獻繼逢敵於佛口寨斬首數級始補守闕進義副尉至藏底河又斬三級轉進武副尉會妖人方臘起桐廬自號聖公殺掠吏民自浙河東西至於江南毒流蓋千餘里南方素無兵備詔調西師討之王部敢勇五十人隨王稟以往遇別將王淵於杭之北關堰橋會大潦道不通賊掩至淵惶怖不知所出王造淵說曰今賊據險爭利我不以智勝而以力拒可乎淵怒曰何人敢爾王益辨論不少屈淵曰汝雖能言

願聞必勝之說王為調一二且請以所部邀擊淵命取軍令狀以去明日會戰賊勢張甚王選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傍須臾伏發賊衆大亂王追至淵舟前斬首數級師遂大克淵乃嘆服曰真萬人敵盡以所隨白金器賞焉與淵定交自此始至今杭人呼堰橋為得勝橋云時天下忘戰日久盜起倉卒天子宵旰南顧詔能得渠魁者授兩鎮節鉞王單騎窮追至睦之清溪洞賊根據巖屋為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從入王潛行溪谷間問

野婦得其洞口即挺身仗戈而前榛棘嵚崎越險數里擣其巢穴縛偽八大王格殺數人臘遂就擒併俘以出辛興宗後至領兵截洞口掠王俘以為已功故王不受上賞別帥楊維忠還闕少伸其事但超轉承節郎朝廷議復燕山調諸軍以行至則皆潰王往見劉延慶抵滹沱河獨與蘇格等五騎俱逢敵騎二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騎列於高岡戒勿動值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王即命艤舟河岸約曰敵奔即鼓噪助聲勢王乃獨

躍馬薄敵回折自如敵疑之分為二隊據坡以視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因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中潰卒亦鼓噪如約敵疑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衆是時山東河北盜賊蜂起王從王淵討捕所在摧鋒於大名境中殺水賊幾盡又破湯村强盜累奇功轉秉義郎以偏將從梁方平經略東事賊楊天王透手滑聚衆數千寇尉氏一戰擒其渠帥餘黨悉平臨沂賊武䳜衆數萬戰於韓王店又平之沂州賊徐進衆五萬而官軍不滿

五千王止以衙兵五十餘薄賊誅馘悉盡又青社賊張先水鼓山賊劉大郎望仙山賊高托山集路山賊賈進莒賊徐大郎衆皆不下萬人大者或跨州兼邑王每身先諸將次第擒滅又殺獲東海賊張夔等由濟南振旅而歸於是山東諸盜悉平轉武節郎欽宗即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防河濬州金人大軍已壓濬境方平漫不顧以為他盜王説曰今之來者金兵耳願公速整行陣為護河計河一失守宗社阽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

詞氣激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硬探實欲致王死地王遇敵輙戰以實歸報方平猶以為紅巾賊不設備及敵進迫屯子橋則方平脫身遁矣王師既失主帥數萬之衆皆潰敵騎大至陷數十重圍中意氣彌壯挺槍奮躍而前所嚮披靡敵嘆異小却即潰圍出殿諸軍焚橋而歸至京師欽宗聞王勇冠軍召對便殿且詢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隷京城四壁為統領屬金人許割三鎮

而還王淵為河北總管辟王為先鋒統制有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留守宣撫使李綱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四三人皆人物魁梧武騎超絶者纔得五千餘人後隷師正師正死此軍懐反側遂相約為亂鼓行而東刼掠淄青間影附脅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亡復噍類山東復擾王以戍將寓大名雅為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百人討之至

淄河以軍分為四隊布鐵蒺藜窒歸路令曰前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為功於是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襲賊砦賊既驚擾旦而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王窮追不已賊伏潰卒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胄上馬趨之矢石雨下臂指吻鼻中四鏃王怒折笴披弓拔刃徑前殺為首者六人賊衆又奔追至宿遷其衆尚萬餘謂已遠王不能及方擁所掠子女椎牛縱酒王單騎疾馳夜造其營呼曰大軍來

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等以共功名賊自淄河破膽皆跽請命曰願吾父貸死因進牛炙斗酒王下馬飲啖輒盡衆莫敢動悉束手降黎明見王所部止此始悔之而業已解甲莫不相顧失色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將所降朝京師欽宗再錫對慰奬甚渥賜衣甲槍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屯滹沱河真定失守王知滹沱形勢已蹙去之趙趙守蓋王淵云淵得王恃以自固敵再入攻趙知王在馬攻益急粟単援絶孤城

更數日殆破王一夕潛將三百人擣其營敵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敵來者始知大酋二都統是日被槍以斃衆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將所部還大名總管趙野辟為前軍統制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時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京敵縱兵逼城人心兇懼王據西王臺力戰敵稍却翌日再至而酋帥白馬三郎以衆數萬薄城王時所將近千人與賊遇即單騎突之斬酋

帥以還部兵乘勝鏖鬬敵衆遂潰南京圍解郡守帥父老迎謁居民炷香夾道多感涕者於是還詣濟陽勸進遂扈蹕如南京太上即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蹕長安下兵收兩河朝議不從始建御營以王為左軍統制詔平濟州山口賊解大刀李昱等所嚮勦除陞定國軍承宣使依前帶御器械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鎮河朔卻朔馬之牧效著睢陽皆紀實也車駕幸維揚王以所部扈從甫至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既破儀真

自金山以衆來降抵城而不解甲扈從者危懼王單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叱使速降衆遂解甲聽命李民擁衆十萬亦既來降比至維揚復狼顧整厲器械詔王淵處置淵以屬王王往諭旨誅梗議者劉彦驅李民以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其衆屬大將張俊等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内外賊盜時敵再犯河雒王率敢死士戰於孝義橋所殺已數千人而別將以後軍先退敵衆乘我王身被鏃如棘卒力戰

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敗矣召還行在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承節帶御營統制如故未幾詔王領所部如山東王聞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趨行在時建炎三年也未至有裨校段恳者亡至都下詭言王兵潰陷敵物情震駭殿前統制苗傅劉正彦素蓄異心聞王陷没無復忌憚遂勒兵反殺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内侍數十人奉太上居别宫凶焰熾甚神武中軍統制官吴湛又陰與

同惡王在海上聞變望闕慟哭舉酒酹神曰誓與此賊不共戴天舟中士卒亦皆慟哭思奮時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方議討亂與諸將環坐計未有所出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之來此事必辦王至見浚相與號泣曰何猶豫為即日與浚定復辟之議乃先諸將啓行時道路譁言傅正彦謀挾乘輿以出中外洶懼王曰賊素知畏我我至彼敢爾耶尋命偏將張世慶搜絶諸路郵置使偽命不行至嘉禾造攻具甚急傅正彦矯制止王且

除節鉞王不受命會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亦來王迎謁於郊頤浩問曰賊計無他廣予王曰彼怙勢憑衆脅取鐵券自謂不死安有他虞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為不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以戰矣時楊國夫人及二子質傅軍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會隆祐太后宣見楊國楊國詣傅給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傅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為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泣曰

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巖陛楊國奉
詔馳出都城遇傳弟翊於途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耳
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馳一日夜會王於嘉禾王見之
驚曰汝輩在耶俄而明受詔至王曰吾知有建炎官家
安知有明受耶斬其使焚其詔進兵益急傳等大懼遣
將領張永載謝罪且出御札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
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傳劉正彥本為宗社終始可嘉卿
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為協和以安國家王知脅求詔

旨非太上本意諭永載曰天子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今以死決之賊得語知不可解即曰復太上明辟王晨夜兼行承宣使張浚遣兵三千助王王顧所部或非素所拊循乃悉收家屬詣軍及合戰臨平艤家屬舟岸下由是師徒登岸擊賊無一不用命者賊將苗翊馬柔舌以重兵負山阻河為陣且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岸間塗淖不可馳王乃下馬揮戈令軍中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若面不帶數箭者皆斬士殊死鬬轉至剪

刀山下賊以乘神臂弓數千持滿而待王瞋目大呼挺刃徑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連戰皆大克直造北關門傳正彥自授江東制置使副提禁旅數萬以遁朝廷慮其遂逸去詔能生擒傳正彥者有官人轉承宣使無官人授正任觀察使其餘獲逆黨賞各有差王入朝行宮拜且泣曰逆賊不道主辱臣死臣願受命縛此二逆因奏曰逆賊擁精兵數萬去甌閩甚邇萬一寢成巢穴愈難撲滅臣請速除之未審聖意欲生致之耶抑函首以獻

也太上曰能殺之足矣王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為
宗社刷恥不然則臣為欺天殿前虎賁有宋金剛張小
眼者號膂力王乞以從欲俾獲俘來王時所部纔數千
人請止以所部行太上壯之酌巨觥以餞因握手語王
曰統制吳湛佐二叛為逆卿知之乎王曰此易與耳時
湛已不自安嚴兵為衛王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擒
以出門下兵衛驚擾王按劍叱之無敢動又親擒湛黨
王世修同日伏誅王遂行詔除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

軍都統制王兼程追襲賊方圍三衢聞王師來即解去
將趨上饒王恐其或滋蔓閩廣也徑自浦城捷出迎之
至漁梁驛與賊遇夜半勒兵距浦城十里賊跨溪據險
設伏正彥屯溪北傅屯溪南相約為應俄而接戰部將
李忠信趙竭節恃勇陷陣馬彥溥馳救死之王挺槍徑
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乃潰擒傅正彥及傅弟翊
遣所乞二虎賁護俘獻行宮斬於建康市師還至蔣山
太上遣中貴人賜金合茶藥并御書忠勇二字表王旗

懺詔曰餘杭之難卿首奮忠勇已破凶逆朕之復辟惟卿之功除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楊國自碩人超封國夫人制曰智略之優無愧前史給内中俸以示報馬功臣妻給俸自楊國始改除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師御前諸軍都統制烏珠入寇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尚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青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於烏珠烏珠遂自建康取宣城直至廣德徑趨

臨安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以舟師赴難未發烏珠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還王即奏願留江上剿除使絶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江以邀之先降其將鐵爪鷹李選太上賜札曰比在會稽吕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邀截歸路遽覽來奏及圖上方畧實契朕懐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嘆今以獲敵資財物帛盡與將士并降空名誥劄二百道用資激賞烏珠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石臯報

之約日會戰戰數十百合敵終不得渡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名馬又不聽敵乃益兵儀真勢接建康烏珠軍於南達蘭軍於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烏珠窘甚求打話王酬答如響時於佩金鳳𤮕傳酒縱飲示之敵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王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烏珠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王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懇而言不順王怒且駡引弓

將射之亟馳去敵自知力憊粮竭久或生變而王舟師中流鼓枻飄忽若神凡古渡津口又皆以八面控扼生路垂絶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屬之江以通漕渠刑白馬刳婦人心烏珠自割其額祭天幸風濤少休竊載而逃王諜知其謀悉舟師督戰會風弱帆緩敵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為畨人河其後秦檜主和更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偏將蘇德以

二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聲岸兵先出廟兵繼出數日敵至果有五騎趨入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馬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云即烏珠也是舉也烏珠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太上賜札曰卿比統帥舟師邀擊强敵忠勇之節遠近所聞相拒大江殆彌兩月殺傷莫計俘獲良多所有已

立功人早以功狀來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朔馬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思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往邀歸路將士用命水陸齊攻捷音遽聞殺獲甚衆言念忠勞不忘嘉嘆未幾除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時劇盜數起閩中荆湖震擾朝廷為出禁旅遣辛企宗討之師老不能平福帥程邁監司侯懿等力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太上乃除王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副參政孟庾以行賊范汝為據建安衆踰

十萬至僭造黄紅傘等王曰建居閩嶺上流使賊泝流而下則七郡皆血肉矣於是選輕鋭航海徑趨福唐擁衆而上福帥迎謁且言賊方鋭宜少休以俟元夕王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因酌酒以别師次延平劒潭湍險賊焚橋以拒我師王策馬先浮以濟師遂濟士氣益倍距建寧百里許賊盡塞途路埋巨木為鹿角散布竹簽鐵蒺藜陷馬坑凡可以抗拒王師者無不用其至王即命諸軍偃旗仆鼓舍正路俾各擇便利沿山塹溪

披踐榛棘遂達郡之鳳凰山繞出賊背下瞰城邑如在井底火樓巨石天梯雲梯百道齊攻汝為震怖以謂從天而下五日城陷汝為竄身自焚回源洞中又有陸必強葉鐵骨陸必先張弓手熊致遠等皆號賊驍將分兵四刼而葉諒者別以一軍再寇邵武王悉擒斬之凡殺賊衆三萬餘人生擒魁首張熊等五百餘人士人之附賊如施逵謝嚮陸棠等皆械送行在所乃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

牛縠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爲賊者使民得甘心脅從者貸遣建安之民自以爲蒙更生家立生祠共刻其事於石至今奉香火惟謹太上賜札曰省奏范汝爲已就滅亡遂釋朕南顧之憂其餘畸零賊黨并葉諒等想已招捉惟務隨宜處置勿留後患又札曰卿比執訊獲醜安靖一方非特秋毫無犯給耕夫之牛使不失時雖古名將何以加諸朕始聞此喜而不寐是惟威愛兼得體我至仁加惠斯民者也卿之勞苦實永朕懷王遂條奏江

西湖南羣寇要須以時平定乘勝撲滅勢若破竹詔從之王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已而道括蒼上饒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賊不虞王之猝至以為神大驚於是曹成馬友李宏等次第來降王悉分配諸軍即日移師長沙山東賊白氊笠劉忠有衆數萬嘗與烏珠轉戰頡頏而南據祁陽之白綿山自黥其額號花面獸山險重複營柵相望凡一年莫敢攖其鋒者王始至即欲急擊之曰少延歲月湖南生靈無種矣庚不可曰功幸

已成而師勞若更趨白綿有如不捷前功盡廢王曰兵家利害世忠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庚不能奪王即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奕棋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王曰我也蓋王已諜知賊中約以我字為號故所嚮不疑遂周覽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於白縣山上戒曰賊必空

壘來戰若疾馳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既而賊以三萬人拒戰兵交自寅至巳賊精兵迭出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鋭卒二千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愕進退無所據遂潰亂王乃傳麾令上下夾擊將士爭奮大破之追斬忠於小舟傳首闕下下令敢掠子女者斬湖南遂平戰克之日與庚所期如合符契詔除太尉餘如故又賜札曰出師今將期歲以爾勞苦繄我憂沖比又李宏壞植劉忠敗績益張吾武震撓凶徒朕甚

嘉之且以防秋戒期狄怨是念卿其振旅來歸竭盡智力以圖大功而後喜可知也王授鉞以出掃清三方太上偉其功詔樞密院以功狀頒示內外諸將各務奮勵共舉中興以光史冊師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勇鷙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明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烏珠與帥塔布伊爾合三路兵入寇騎兵自泗取揚步兵自楚取高郵壓覆飛烏太上賜札曰覽卿平楚

之奏良用駭歎今敵氣正鋭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横江徑渡想卿謀畫已定可保無虞更宜率勵將士戮力勦除此亦卿前日之所論奏也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國朕所素知協濟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算以决萬全又札曰朕以逆臣劉豫外挾强虜驅率吾民遣兵東嚮觀其措意必欲圖危社稷人神所共嫉覆載所不容卿為國大臣乃心王室忠憤之氣想實同之今敵犯真滁已逼江上而建康諸渡舊為敵衝

萬一透漏存亡所係卿宜戮力一心以赴國家之急先飭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機以墮賊計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義之烈興言及此當體至懷王受詔感泣曰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高郵候彼步兵而王親提騎隊往大儀以當淮泗之寇伐木為柵自斷歸路大會將佐曰金人馬步分道並進車駕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必為社

稷憂諸君奮忠義以報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以拔橋斷路示無生還之望遂大饗士俟戰士皆感奮氣自百倍會朝廷遣魏良臣使敵至維揚王置酒送别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屯守江乃撤炊爨班師良臣竊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六軍大集北行至大儀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嚴鼓之節則次第起擊良臣至敵敵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見以

對烏珠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群酋厲兵秣
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彼騎過吾軍之東直
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吾軍旗與彼雜出敵軍亂
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敵全裝陷塗淖
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蹂之敵大半乞降餘
皆奔潰追殺數十里烏珠乘千里馬以遁積尸如丘垤
擒其驍將塔布伊爾女真千户長五百餘人獲戰馬五百
餘匹駝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烏珠還泗上召

良臣詰責其賚已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元至高郵亦遇敵兵設水軍夾河而陣我師皆願效死敵整隊迭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拒未決王遣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長等敵敗去俄而王至窮追於淮敵復大戰敗潰奔走相蹈藉没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沓至群臣入賀太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賜札曰聞卿獨抗大敵剿殺敵人數以萬計攘逐過淮全師而還甚慰朕望爲

珠舉國來冦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世忠義徇國豈能冒犯矢石率先士卒以寡勝衆俊偉如此朕深念卿躬擐甲冑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惻痛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朕懐初敵既傾國内侮朝廷過計有勸太上他幸者於是降旨議散百司物論譁然獨宰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至是敵既潰敗王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左遂安故論者以此舉為中興第一除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

置司王在鎮江一日方會諸將置酒敵帥達蘭恥前敗覆以書幣來約戰王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之持橘茗為報報書畧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達蘭謀屈卒不來未幾全軍遁去然諸將徘徊顧望無敢渡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經理中原太上賜札曰昨因敵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卿獨慨然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

未備有所須一一奏來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保充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置司兼節制鎮江時楚罣經殘掠邑屋皆丘墟榛棘王至則撫集流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氣日益振厲於是曩時煨燼瓦礫之場化為雄都會府隱然為國長城矣劉豫閒遣兵入冦每為王所攻卻生擒偽知鎮淮軍王拱及食粮軍數百獻於朝是年敵又犯漣水王迎擊殺其將孫統領追至金城時豫之鋭卒盡屯

宿遷聖女墩王以輕兵破之轉戰至徐之駕口軍既單弱而敵援兵額哩頁索吉舍人踵至遂以背嵬輕騎五百衝之為敵所圍王突圍拔衆以出復乘鋭掩擊過落馬湖五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淮揚旦暮且下會詔班師王亟還道遇偽齊師劉猊率金國三路都統太一貝勒鑿山水晶相會青州五路都統東平府總管及烏珠舉兵自河間與諸道會王結陣向敵遣小校郝彦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氈笠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咨

王王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敵騎至王先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敵衆暴尸三十里捷聞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力戰破敵俘獲彼軍撫輯遺黎眷言忠勞實所嘉歎然王師之出本以弔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奕節宣深體至懷副朕倚注特授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寇至無

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無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屯陽與敵接境王乃多遣間結山東豪俊俾緩急為應東人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為機不可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為恢復計懇請誠切太上賜札曰覽卿來奏備見忠義許國之意深用嘉歎今疆埸之事以安靜為先變故在彼不必干預當敦信約卿其明遠斥堠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既而秦檜議和

諸帥已屯建康及武昌詔王徙屯京口王上奏極論敵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已悉朕廹於强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鬱於此自去冬敵人深入卿首剉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既至彼潛師引遁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此為基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其所奏益見忠誠雖古

名將亦何以過使朕竦然興歎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閫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初國朝軍政日修敵師屢衄於是陰謀沮撓吾事秦檜還自沙漠力勸太上屈已和戎銷兵罷將朝廷遣使交割河南境土敵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遜時檜主議甚力自大臣宿將萬口阿附王獨慷慨章上以十數為太上開陳和議不可之狀大畧以謂敵情詭

詐且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之地豈肯真實交割又曰但恐以還地為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北人之歸附者出此聲勢摇動人情我若太加卑屈深慮人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主辱臣死之際臣願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若其不克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曰如王倫藍公佐交割河南地界別無符合誑賺朝廷雖以王爵處之未為過當欲乞令供具委無反復文狀於朝以為後證如臣言虛

妄曰後事成虛文亦乞重寘典憲其言深切懇到出於忠誠且請單騎赴闕面奏太上率優詔褒答其略曰卿勇冠世獨當一面國威既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力居多卿其保護來使無致踈虞所乞入朝奏事俟有機會當即召卿衆方懷疑疆埸事大正倚卿為重未可暫離軍中也其後敵果負約如王所言檜甚恐即上疏曰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

國達蘭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烏珠戕其叔達蘭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勸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可行即乞行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王精識而尤檜益深焉烏珠既再陷三京又犯漣水太上賜札曰金人復占據已割之地卿素蘊忠義相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納招徠等事可極意便宜措置若事體稍重即具奏來王遂率背嵬軍由加口破

敵直入偽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詔除少
師餘官悉加恩慰勞敵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入冦水
陸並進未及渡淮王與敵接戰於淮上又敗之因取劉
泠莊設伏掩擊遂至沂水彼溺水不知其數又遣偏將
王勝攻下海州取懐仁諸縣破千秋胡陵大寨擒彼帥
郭太師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
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國公是年敵犯淮西殿
帥楊存中合宣撫使張浚之師與戰於鍾離弗克詔王

赴援敵别軍數萬屯定遠王遣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烏珠中克敵弓以走其衆大潰遂奪鍾離捷聞太上賜札曰聞卿親率將士與敵接戰追逼直至城下敵馬一發奔潰過淮卿已復據州卿忠義之氣身先士卒親遏大敵嘉歎何已況卿前後所料敵情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策更為深加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極言爵賞之濫乞自今非破敵復境土不畀崇資以塞倖門時和議復成秦檜權力益盛異已者禍如發矢王

復危言苦諫以謂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於顛危其間
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
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太上復賜札嘉獎又乞與北
使面議優詔不許尋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
檜由是深怨於王已而盡撤邊備召諸大將還闕王及
張浚岳飛除樞密使副王上表乞觧樞務避寵丐閒時
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又上表乞骸骨不許除太傅
依前三鎮節鉞充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賜第都城奉

朝請其秋顯仁皇后鳯駕來歸王朝謁於臨平后以北方獨聞王名特召至簾前曰此為韓相公耶慰問良久其後賜餉無虛月明年進封潭國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以郊恩改鎮南武安寧國之節太上數召王同家人燕於苑中眷禮深篤數賜名馬寳劔其他賜予勞問相踵然王老矣二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乃上表謝事策拜太師問疾之使肩摩轂擊於道於是悉名故人列侯勉以忠義大節焚逋券百萬親視含襚曰吾

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可以無憾矣以是年八月四日薨於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三疾方革累詔宣醫診視訃聞太上盡然為輟視朝贈通義郡王賻以內帑金帛各三千疋兩錫尚方名縣龍腦香以歛襚服用一品所以慰卹其家甚至遣勑使徐伸護葬事以是年十月庚子大葬於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嵒山之原有詔命中貴策祭於家又詔奉常貳卿較祭於都門外子孫次第進秩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茆氏秦國夫

人周氏蘄國夫人子男四人長曰彥直嘗任户部尚書
今為大中大夫延水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次曰彥撲
奉議郎直顯謨閣蚤世次曰彥質朝奉大夫直徽猷閣
知黄州次曰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平
江府兼節制水軍今家居終蘄國之制女八人長適故
朝散郎通判饒州曹霑次適宣教郎馮用休次適宣教
郎知宣州寧國縣王萬脩次適從政郎劉莒次適宣教
郎宗正寺主簿胡南逢次適承議郎充集英殿修撰主

管佑神觀張子仁二人為黄冠孫男十七人曰梃奉議郎太社令曰杕奉議郎直秘閣曰格宣教郎曰樞承務郎曰松通仕郎曰相承事郎曰椿承務郎曰楷承奉郎曰林將仕郎曰森曰休曰楫曰杰曰本曰梓曰樟孫女八人一適將仕郎王大昌餘未行令天子乾道紀元之四年有詔特追封蘄王又八年乃賜謚始王鼎貴嘗戒戲下及其家人曰忠者臣子不可一日忘不惟所當常行抑亦所當常言吾雖名世忠汝曹無得以忠字為諱

若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吾生不取死不饗也至是得謚
忠武彥古稟述先教不敢辭君子以為通於孝云嗚呼
王起西陲布衣仗劒從戎不十數年功名與日月爭光
何其盛耶為平冦將軍為都統制為宣撫使為常置使
為營田大使為招討使為樞密使所踐無非達官要職
而能益彰平全閩夷江西剪湖湘殲苗劉摧烏珠虜大
儀拓東海扞揚楚震淮陽所當無非勍冦劇賊而功益
俊偉不可及及和議初定北使稍不恭順王則忿其無

禮於吾君誦言誅之且下令所部州無得少屈北使為之沮戢性不喜便佞事關廟社必傴僂玉陛上流涕極言之雖不加文飾而誠意真切理致詳盡人主知其出於忠實不以為忤也秦檜用事遣中原人親屬還北中有戀國思不忍去必械縶以送至謀遣趙榮王力爭曰榮不忘本朝以歸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弗聽岳飛之獄王不平以問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王艴然變色曰

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於時舉朝憚檜權力皆附離為自全計獨王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每建大議讜言家人危懼或乘間勸止王曰今明知其誤國乃畏禍苟同異時衆目豈可於太祖官家殿下喫鐵棒耶言雖質而旨深士君子至今傳之受人恩則生平不去心簽樞王淵識王於微時待遇絶等苗劉之亂淵首遇害王為請地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初淵輕財嗜義家無宿儲或勸以治生淵曰國家官人以爵使祿足

代其耕也若切切事錐刀我何愛爵禄不為大賈富商耶王敬服其言故握兵三十年未嘗為乾没貿遷之私上所錫賚悉分將士將士故樂為之用太上高其義察其廉特賜江東永豐圩田以給其子孫王復上書租賦願與編户同為勢家倡太上欲成其美從之優詔奬諭雖厚撫將士千金有所不愛至一官一級則靳惜如肌肉嘗謂將佐曰為國立功人臣常分吾所以使汝輩功浮於賞者乃所以遺爾子孫也天日昭昭爵禄虛受終

必為禍他日為國爪牙尤當戒此舊制戰勝第賞必以首級軍人貪得至殺平人以希賞王始建議不許以首級計功然諸帥保奏將士武功左右各有隊伍惟王所部須實有功乃奏終不以毫髮假人是以淮東一軍功最多而崇資者少城楚州與士同力役黃天蕩之戰楊國在行間親執桴鼓家楚州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遺以巾幗設樂大讌會俾為婦人妝以恥之其人往往感發自奮後多得其死力其制兵器凡今跳澗以習

騎洞貫以習射狻猊之鏊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陣弓之有克敵皆王遺法太上以其制下兵部及頒降諸將者是也嘗中毒矢洞骨則以强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晚以公王奉朝請尤能以道卷舒絕口不言功名蓋自罷政居都城高卧十年杖屨幅巾放意林泉壺觴間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群工列辟想聞風采而不可見則相約於朝班望王眉宇而慰喜焉

至於外夷遠人幽閨婦女皆知有所謂韓郡王者歲時輒相從詗王年幾安否以為天下重輕云而王終日澹然獨好浮圖法自號清涼居士故雖權臣孔熾王最為所忌嫉而能雍容始終蓋詩所謂明哲保身者屬纊之際神爽益清冠佩脩然合掌而逝有詔擇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城以危語脅諸孤令必辭諸孤亦緣王遺意不敢屈勤君父上表懇免至再太上黽勉從之其始終恩遇如此臣雄曰自起翦以來山西出將尚矣呼吸雷

風動搖山岳戰勝攻克卓然以勇略聞者班班不絕於冊書至於達之以智謀本之以忠義如古之所謂名將者山西盖亡幾也秦漢而下可以言智謀忠義如古名將者若諸葛亮郭子儀其庶幾乎王本山西之豪與起蓟相望而其智謀忠義有過前脩無不及焉方逆傳滔天王聞變慟哭士卒皆哭莫能仰視遂自海道徑還吕頤浩方以賊為憂王謂賊既取鐵券必無他慮頤浩又慮賊難勝王則深言逆順之理知其必勝於是頤浩計

乃決傳卒成擒至如中興之初倡議西都長安乘建瓴之勢東向以圖中原朝議不從識者以為深恨及維揚危急六飛南渡諸帥咸欲西趨岳鄂徑往長沙王獨以謂今已失河北山東惟有淮浙號稱富實若又棄之更有何地太上嘉納江左立國之謀於是乎始定臣雄嘗待罪太史氏獲覩日歷所紀太上皇帝聖語甚詳最後論戰論和章數十上皆筭無遺策蓋所謂定大事決大疑忠義禀於天資智謀出於人表視山西以勇畧稱者

不可同年語矣是以太上游賜詔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諸而皇上特以忠武易名盖以王爲亮子儀之流惟二聖日月之明知臣莫若君德音鏗鍧天下傳誦世忠得此嘉奬其亦可謂死而不朽也耶臣觀宣王中興如采芑江漢之詩所述蠻荆來威王國庶定等事雖以褒大方叔召虎之功然其任賢使能致此巍巍則宣王盛德之形容光明偉傑不可掩也臣願頗采周雅聲爲銘詩以彰元勲以歌堯父舜子知人之明以稱明指顯耀韓

氏以昭示於億萬世其詞曰

昔在宣靖　崇極而傾　敵人不恭　神州盡驚

天地重開　真人龍翔　德業巍巍　周宣漢光

凡此中興　誰實佐命　緊時元勲　王國以定

元勲謂何　維師蘄王　王奮山西　起蒭之鄉

鐵胎之弓　悍馬長槊　方在童年　氣震山嶽

建事徽皇　至於欽宗　天下兵動　外阻內訌

王先戎行　是礫是剪　浙西山東　績用丕顯

霸府肇新　來乘風雲　掃清南都　大駕時巡
淮海之間　劇盜蝟起　解甲束戈　如父詔子
帝幸餘杭　王征徐方　逆臣乘虛　反易天常
賊虐樞臣　都城喋血　凶燄孔熾　震驚宸闕
王在海上　聞變號呼　凡爾衆士　今當糜軀
吾與羣凶　不共戴天　山川鬼神　實臨此言
舟師鼓行　雷動電擊　撓彼凶徒　裂膽褫魄
天位反正　乾清坤夷　生擒渠魁　梟首大逵

有狡汝為　盜據富沙　流毒全閩　血人于牙

大江之西　重湖之南　蜂屯蟻結　虎猛狼貪

三方百城　地數千里　奪攘矯虔　聲勢相倚

當宁謀帥　宜莫如王　授以斧鉞　往擣其吭

覆其穴巢　鋤其根萌　閱歲未周　三方悉平

奔旗奔師　捷書相望　貸遣脅從　旌別善良

爾商爾財　我弛爾征　爾農爾田　我資爾耕

仁義之兵　弔伐是尚　帝有恩言　卿古名將

朔馬飲江　充叛以降　金陵不支　洊窺上邦
王整虎旅　邀截歸路　維敵雖强　望風震怖
海艦如雲　江之中流　北刲援兵　南絕歸舟
水戰陸攻　摧枯拉脆　殺傷莫數　俘獲萬計
酋帥小黠　僅脫其身　敵勢寖銷　皇威益信
敵猶不悛　纔數年期　傾國南侵　步騎分馳
厥黨成林　塵暗穹蒼　九重制詔　罪已如湯
王曰吁嗟　君父旰食　臣何生為　矢死報國

部分將佐　直趨淮壖　親室歸途　示無生還
妙算既定　奇計先施　聲言守江　已駐大儀
衆寡雖殊　我整彼亂　鐵騎紛呶　馬足俱斷
四面鏖擊　若降若屠　積骸為丘　洒血成渠
折馘獻俘　千里相踵　驍將數百　豈計輜重
偏裨在楚　亦以捷聞　王來窮追　敵師大奔
振旅凱歌　天子曰都　世忠忠勇　敵不足誅
江左人心　恃此寧謐　中興以來　武功第一

淮陽鍾離 莫非俊偉 生平戰多 竹帛莫紀
王屯極邊 志清中原 和議既諧 弛强鑠堅
王之論和 忠憤激烈 利害皎然 黑白區别
聖主俞之 權臣讎之 明哲令終 天實休之
孰不為將 孰不建功 動搖丘山 呼吸雷風
惟王天資 與勇將異 達以智謀 本以忠義
大疑大事 決於片詞 較彼起翦 王其過之
王起寒素 飯糗衣紵 出際盛時 蛟龍雲雨

解衣推食　言聽計行　任用不疑　天子之明
三鎮節旄　三事典策　報功惟優　天子之德
惟聖天府　使臣以禮　哀榮死生　福祿終始
重華神武　志大有為　眷言勳勞　恨不同時
真王啓封　貴窮人爵　忠武之謚　如葛如郭
八言袞褒　更賸雲章　誰克有勳　上不汝忘
豐碑嵓嵓　億載有耀　凡百臣子　其思忠孝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三